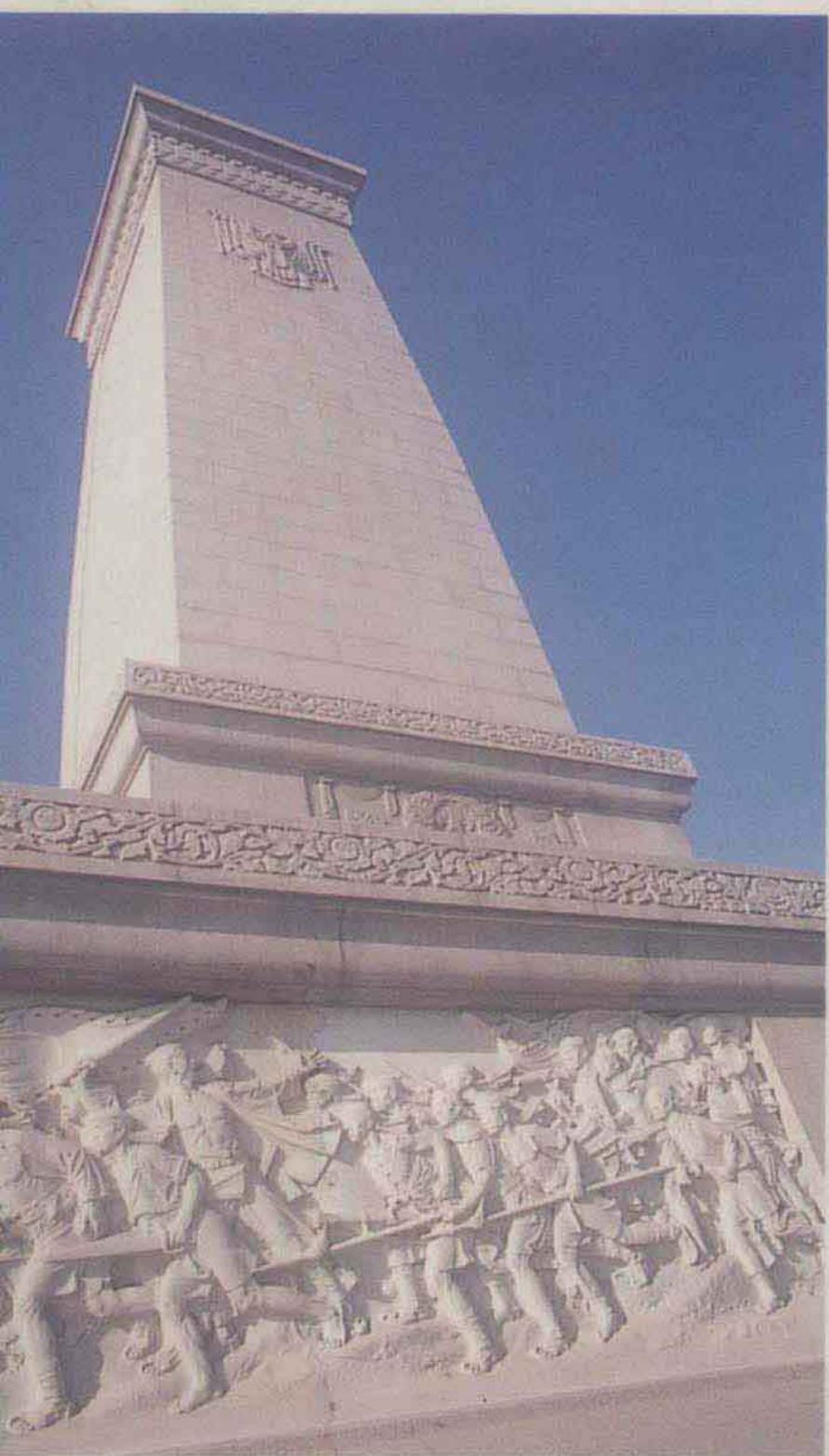


90

商務玖什叢書



金澤 著 商務印書館

英雄崇拜與文化形態

商務印書館

英雄崇拜與文化形態

金澤 著

商務印書館

英雄崇拜與文化形態

作 者——金澤
責任編輯——何渭枝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
印 刷 者——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 次——199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1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122 1

總序

我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傳統糾纏着。在這個糾纏的過程中，有人要與傳統徹底決裂；有人要默默繼承；有人要批判地重建；也有人要“解構”（deconstruct）傳統，開闢未來。當中的爭論此起彼落，莫衷一是，但回顧百年來我們對這問題的主流傾向，恐怕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折衷方案仍然相去不遠。

或許，文明的演進，就是以這種“進三步、退兩步”的舞姿，在躊躇兜轉。在這條迂迴的路徑上，我們要踏得實在，但這並非意味我們可以原地踏步。我們更不應睥睨“更新”的觀念；因為新的理論觀念，正是進一步實踐的基石。

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在與“傳統”糾纏的過程中，我們總要不斷地對“傳統”作出新的詮釋及理解，以能更準確地掌握我們身處的位置。在主流的論述中，往往只以過去曾存在的文化作為“傳統”。這不是一套完整的觀念，因為我們不能單

看傳統裏“有”的文化，而忽略了傳統裏“無”的文化。若我們是認真及負責任地思考傳統，我們就不能只看“昨天所有”，而不注意“昨天所無”了。

從這個角度看，商務印書館的《玖什叢書》，就是建基於檢討“昨天所有”，同時又寄望於“昨天所無”之上。回頭看一看歷史，商務印書館也與“傳統”糾纏了很多年。本館於1897年成立時，中國正處於風雨飄搖、存亡絕續的時代。在這個形勢危急的關鍵時刻，一羣知識分子努力求取新知，主張變革圖存，於是以上3,750元的資金，成立了中國近代歷史最悠久的出版印刷機構。他們的出發點，就是反省傳統文化，引介學術新觀點，及反映社會思潮新動向。我們出版《玖什叢書》的目的，就是紀念這九十年的歷史，並具體表示我們是實質地接上這根文化理想的棒子。

對於文化的熱情，昨天固然有，今天仍將繼續。

但昨天潛藏的問題，今天也逐漸湧現，而且直壓現代人的心靈。昨天的世界，還未被“灰色”所籠罩；昨天的文化，還未出現“後現代的困局”；昨天的政權，還沒有“合法性的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昨天的經濟系統，還沒

有面對過全盤崩潰的威脅。這些未必是全“新”的問題，或許只是老問題的新版本，但時移世易，“問題”所處的環境改變了，它就有了另一重意義。面對“新”問題，我們不單要反省及挑戰已有的方法及觀念，還要探索“昨天所無”的，並勇於做一個“進步分子”。

在這層意義上，《玖什叢書》雖然未必能夠緊緊跟上，但也一直嘗試朝着這個方向進發。第一系列的《玖什叢書》共十二本，都是希望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地帶出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化的新觀點，以切合當代的需要。

這系列叢書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這也是我們出版第二系列的動力。新一系列的《玖什叢書》仍希望以海內外富於創見的著作為主，而內容上亦希望能更多元化地開拓“未來所有”的思潮。

且讓我們以踏實的腳步邁進九十年代，讓我們在兜轉而前進的旅程中，反省“昨天所有”，探索“昨天所無”，一同玩味“玖”“什”。

商務印書館

編輯部

序　　言

提起英雄崇拜，當代中國人總忘不了文化大革命給人們帶來的精神創傷，總抹不掉個人崇拜給自己心靈上蒙上的陰影。所以一提起英雄崇拜，大家就以為它是個壞東西。既然是壞東西，把它扔到垃圾堆裏就是了，拿來研究是毫無必要的！

可是諸君想過沒有，世界上那麼多民族，都有過英雄崇拜，人家卻沒有遭此文化劫難。以中國現代之文化大革命來判定英雄崇拜的功罪，豈不片面。儘管我們不能說錯誤人人有份，但文化大革命中個人崇拜如火如荼，要說是一二個人就能掀起如此的運動，誰也不肯信。既然是一種民族的災難，難道不應認真地反思？更何況，我們誰也不敢保證不重蹈覆轍。

在老師和朋友們的鼓勵下，我嘗試對此問題做些初步的探討，上篇着力於英雄和英雄崇拜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中篇和下篇轉入個案研究，其中將

英雄崇拜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放在中篇來討論，而在下篇集中探討圍繞毛澤東形成的個人崇拜和迷信。由於理論準備不足，時間緊促和材料信息方面的局限，在寫作過程中一直感到應當再積累、再思考一段時間之後再動筆，那樣可能更成熟。但是朋友們勸我，及早將此問題提出來引起大家的關注和討論才是上策，也才能促使世人對英雄崇拜的認識更全面和更公正。而這正是我寫作此書的本意。

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到前輩學者和青年學友的支持和幫助，對於一個年輕學子來說是多麼的寶貴。我願藉此機會向他們表示感謝。

目 錄

| | |
|-----|---|
| 序 言 | i |
|-----|---|

上篇 英雄文化

| | |
|--------------|----|
| 前言 | 3 |
| 一、英雄的真實性及神話化 | 7 |
| 二、英雄神話的基本模式 | 28 |
| 三、崇拜英雄的社會功能 | 44 |
| 四、英雄崇拜與文化結構 | 50 |

中篇 中國傳統文化與英雄崇拜

| | |
|----------------|-----|
| 前言 | 71 |
| 一、神化傳統的化身：文化英雄 | 74 |
| 二、社會格局與政治英雄 | 90 |
| 三、宗法制度與道德英雄 | 107 |

| | |
|--------------|-----|
| 四、 精神文化與思想英雄 | 123 |
| 五、 中國英雄崇拜的特性 | 142 |

下篇 英雄崇拜與毛澤東

| | |
|----------------|-----|
| 前言 | 155 |
| 一、 毛澤東的英雄素質 | 158 |
| 二、 個人迷信擴大化的因素 | 166 |
| 三、 毛澤東崇拜的發展過程 | 183 |
| 四、 英雄——人類心中的夢想 | 202 |

英雄文化

上 篇

前 言

崇拜英雄並不是現代人的發明。因而我們對它的根本評價，不能只根據當代人的生活感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體驗)。英雄與英雄崇拜是自人類文明以來就一直普遍存在的精神現象和文化現象。

膾炙人口的古希臘荷馬(Homer)史詩《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就曾熱情謳歌了人類英雄的奇功偉績。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十二件奇功，奧德修斯(Odysseus)不屈不撓的漫漫遠征，曾是人們效法膜拜的楷模。德國考古學家謝萊曼(Heinrich Schliemann)及其後繼者在小亞細亞的發掘，不僅找到了傳說中的特洛伊城(Troy)，而且找到一些英雄的遺墓。在中國，司馬遷筆下的悠悠五帝也是英雄的神化，不僅圍繞着五帝的神話傳說表明了他們既是政治英雄亦是文化英雄，而且其歷史的真實性似乎也得到了近年來考古發掘的實證(如河南濮陽新石器時代大墓)。

無論人類的膚色、種族，社會發展有多大的區別，不同時代，不同地位和不同種族的人，無不敬仰英雄，珍視人類英雄的歷史貢獻。

英雄人物往往對一個民族的文化進步，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英雄在生時，多已受到人們的敬仰和崇拜，而當他們死後，也是亡靈中的雄傑。“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屈原《九歌·國殤》）人們對英雄的感激與追念之情，往往集中表現在厚葬英雄和把英雄安息的墓地變成具有神聖法力的聖地。人們定期在英雄墓前焚香獻祭，追誦英雄的光輝業績，祈求英雄重顯神威，保佑人們消災攘禍。人們口碑傳誦英雄的業績與品德，使之成為教養後代，陶冶青少年心靈，激勵成年人奮進的精神食糧。久而久之，這些傳說被文人墨客筆錄下來，加以凝煉和修飾，成為流傳至今的英雄神話和史詩，諸如古冰島史詩《埃達》（Eddas），古代兩河流域史詩《吉加美士》（Gilgamesh Epic），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和《羅摩衍那》（Rāmāyana），以及古希伯萊聖經《創世記》（Genesis）等。

在古人眼裏，英雄是半神的人。西方人說英雄是神的寵兒，中國人則稱之爲天之驕子。由於英雄才能卓越，常人不可比擬，而他們的豐功偉績與他

們所開創的文化，以及他們所體現的價值似乎具有不朽的屬性，所以人們說英雄是半神的（神是不死的，而英雄無論多麼偉大，最終都是要死的。其中有些人可能在死後變成一個神）。古人為了解釋這種半神性，往往用神與凡女相交而生的說法，論證英雄的超人才能。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從生物學方面揭示英雄的遺傳基因。這大概是最早的探討英雄本質和起源的學說。

儘管這種解釋在今天看來顯得荒唐可笑，但在這種最幼稚的英雄觀中，已包含了英雄與英雄崇拜的基本要素：英雄是人，但卻是超人；英雄的才能，英雄的歷史能量、社會能量或文化能量，是常人不可企及的；人們認為英雄不可思議，把他們看作是半神的，有時會以崇拜神或崇拜祖先的方式崇拜英雄（並有一定的儀式和神話），執以虔誠的宗教感情，由此形成英雄崇拜。

英雄崇拜作為一種精神現象或心理現象，屬於宗教意識。在英雄崇拜中，崇拜者和英雄結成一種特殊的關係：英雄是一種超人的、神聖的、權威的主宰；而崇拜者則平凡、渺小、且無能為力，是只能屈從或只能祈求恩賜的奴隸。英雄崇拜之所以是一種宗教意識，主要是因為人們是在不能自主、尚未自覺的狀態下，把自己的命運和個人的價值選擇

交給英雄這個外部異己力量來主宰，並對之持虔敬的崇拜與絕對的服從。無論這種依賴、受控、或盲從的意識是以理論形式存在於意識形態之中，以觀念形態存在於宗教信仰中，還是僅僅隱藏於潛意識當中，只要人們和英雄處於一種依賴的、盲從的、受其支配的精神關係中，並借助幻想使英雄以超人間的形式出現(神化)，這種意識就是宗教意識。

但是英雄崇拜自始以來，就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宗教意識，它還是一種社會現象、文化現象和歷史現象。英雄崇拜源於社會歷史和文化，同時又反過來作用於社會、歷史和文化，作用於一代新人的培養，作用於人格的塑造，作用於整個民族的價值取向，甚至形成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成為影響社會歷史過程，改造文化心態的直接力量。

英雄崇拜這兩方面的特質，決定了我們在探討英雄和英雄崇拜時，始終要保持宏拓的視野。

英雄的真實性及神話化

所謂的英雄，一般是指歷史上或傳說中的真實人物，儘管他們在死後，甚或在生前就已被神化，但他們總是有許多真實的歷史蹤迹可尋。他們是傑出人物的神格化，而不是神靈觀念的人格化。這一點，是他們和“神靈英雄”^①的重要區別。

但是另一方面，英雄必是傑出人物，傑出人物卻不一定是英雄，更不一定伴之以英雄崇拜。1903年，心理學家喀德爾 (James McKeen Cattell) 在《通俗科學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 上，開列了一張名單，上面列舉了西方歷史上一千位英雄的名字，並提出位居首位的十位英雄：拿破侖 (Napoleon Bonaparte)，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穆罕默德 (Mohammed)、伏爾泰 (Voltaire)、培根 (Francis Bacon)、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凱撒 (Julius Caesar)、路德 (Martin